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六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朱　儆子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兵制篇中

歷代國朝武舉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於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爲訾。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非

有二也堯舜尚矣舜之政猶見於書益稷曰侯以明之益以射侯之禮致衆而論士則文武皆其選也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無二途哉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或出於餓隸黥徒鼓刀販繒之賤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於是衛青奮於奴隸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元封五年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安帝永初中則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之畧者前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卒未有得人如高祖之世者

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玄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取自古名將爲十哲七十二弟子焉肅宗乾元元年不以張良配享上元元年太公望追封爲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貞元二年刪去十哲閔播奏言仲尼十哲皆

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於是諸臣爭言太公於聖人非倫也宜去王號獨令狐逵以爲勿追王爵宜以時祠爲武教主自是始有武學爲文者習章句而喚武士爲武者習騎射而誚文儒二者殆若水炭矣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能成再造之功焉可忽哉宋朝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廊名臣繪像指白起曰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畫之後修武成王廟令張昭竇儀詳定配享功臣以吳起孫臏廉頗韓信等二十二人

不克令終。進退之。優升擢嬰、耿純輩。梁周翰裴陳其事。上曰。升降之制。益有所懲勸。周翰未知忠耳。開寶元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之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八年。詔郡國有文經武畧堪任用者。二十已上五十已下。具名以聞。仍赴闕考其臧否以進退之。太宗嘗幸武成王指郭子儀李晟畫像。答其功業。且曰。德宗為奸臣所誤。非晟則宗祚去矣。真宗咸平二年北征。趙安仁上言。當今有至要者五。其三求軍謀大畧。謂今武舉已行。至其軍謀深遠

武藝絕倫科望依唐故事新而行之仁宗朝富弼言

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恥爲將帥邊

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武舉者騁衰馳

射儕於卒伍所得庸妄鄙淺固不敢望得異士但稍

能警勵有廉恥則爲肯爲卒伍之事乎臣請詔近位

及藩鎮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

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可爲

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

弓馬得之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麄材而以策中者

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其取人太多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空因責士之嚴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得於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天聖七年因唐之制置武舉應三班院使人文武子弟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取應先投軍機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所業試人才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

九問策一道合格即引見召試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馬寶元閒詔兵部試武舉人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慶曆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從賈昌朝之言也三年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武學教授八月罷改阮逸兼國子監丞其有願習兵書者許於本監聽讀先是既立武學議者以爲古名將有諸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立學無謂故亟罷之未幾胡瑗上書請復興武學其畧曰須嵗與育已建議興

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以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梅堯臣兼隷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中選子孫有智畧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年可有成效、因選武學規矩一卷進呈、然時議難之、皇祐元年、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景畧等三十七人、授官有差、是年九月詔曰、國家采唐室之舊、建立武之科、每隨方聞之詔、並舉勇畧之士、條格之設、歲敘已深、然而

時爲有宜今異於古只藉之衆旣以其技力自奮於行伍之間武弁之流又用其韜畧自進於軍旅之任來應茲選殆稀其人如問所隸習者率從披諸生編戶年少以至捨學業而事鞍乘矯澆淳而務麤猛紛然相效爲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風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將末流寖罷試於兵謀俾專由於儒術尚慮積習日久頓更爲難就其等倫裁爲規制其將來武舉科場人曾經秘閣考試者即授下文字外更不許新以取應以後科場令罷武舉一科于是言事者以文

武並用廢一不可安得此科分為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淵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擊刺拋射翹傑魁偉後量能而官因材而任委以巡警之司縣尉之職觀其提一旅之衆佐一司之重能激厲士卒剪戮盜賊然後取而用之豈不利於國家乎豈有不勝於卒伍而為之乎惟陛下復之無疑嘉祐八年密院奏以為文武二選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不若素習韜畧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況今朝廷所用人稍有稱聲者

多出武舉而得則此舉不可廢罷明矣胼蘇軾策有曰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肯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

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材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多致天下之材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開狷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知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

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樂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材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

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鬭閒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材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漸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奉敕考試武舉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略錄弓馬以選

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畧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學之意、況試弓之法挽與兜齊尤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弁挽弓及兜者皆聽就試、中書請如舊制、上命再相度之、卒如中書所請、五年立武學於御路之側、於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元豐二年其策武士有曰朕以經法先聖莫不以兵爲大事、是以設科置學、冀足以延知兵之士耳、徽宗崇寧三年詔諸州學別爲齋舍教養材武之士、隨人數多寡許令入學並

依進士法其考選較試并補取令武學條制詳定頒下四年尚書省言諸州教養武士附于州學宜參酌武學成法修立考選等格從之高宗紹興三年給事中黄唐傳乞立武選之格以科舉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如詔駐蹕所在國子監量養士仍置傳士然未果焉紹興十一年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唯以安社稷為事才將一

意功名爵賞專以職勝攻取爲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社稷久遠之利要須將馭用之又曰文武之事雖同而事實異世稱衛霍不薦士爲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與進擬蓋知文武之事異也十六年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詔興武學養士其後以百人爲額置博士員二十六年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令太學就緒而武學幾費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令禮兵部速具以聞二十七年閤門祗候趙應熊擬江南東路安撫司

差遣上曰應熊聽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真有用之材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皆以武舉擢用自今所得亦不可謂無人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准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曰善議者曰文武之判久矣儒者悉不知兵而勲門將閥號爲知兵者又不過善擊刺工騎射臨陣能死敵耳其知不足言也故高宗思得有用之才而用之惜乎有司不能推原聖意所出也夫有軍功有捕盜賞有武臣蔭補而又設爲武舉一科或者其不止於求騎射一藝乎今有善兵法

如孫臏知權識變如張子房而足不便鞍馬力不挽石弓則有司槩然拒之曰非設科意也嗚呼其亦拘矣誠願詔舉者先韜畧後騎射而明告之以馬擴馬識遠必用之意使天下曉然知異時長驅伊落而泥封函谷者在此而不在彼天下將歆然慕之遲之數年縱不得人猶不愈於屈天下豪傑使與郭狄等伍以俟萬一之歡乎孝宗即位創置武學乾道元年上問輔臣曰近日曾有武人赴試否洪适奏曾有數人至都堂投狀乞試已行下吏部令試武學收試上曰

前時立法，亦不至嚴否。適奏繫文臣銓試舊法，十人取七人，今武臣既不能弓馬，須要試七書義，亦少抑入仕之路。上曰：得他少知義理甚好。九年輔臣進呈婁源乞令太學生習射藝事，上曰：古者命將在公卿之列，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鄭奏聞射御六藝之數，古之文武未嘗分也。上曰：紹興重修學令既許習射，可令有司討論。上又曰：向來玉津園燕射，唯武臣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與射，可併討論以聞。淳熙元年，輔臣進奏名進士射射殿最上，上曰：進士射，射前未嘗舉

行令可將中上等人優加旌賞以示激勸又詔近臣行燕射之禮可令所安府於城內寬閑地段建置射圃以備百僚職事之餘習射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顧行間有黎華者遣內侍問姓名上曰觀其人物服飾似非士射亦間習宜畧與旌別既而傳旨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注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須立一規矩令將帥楷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真可謂除戎器戒不虞之

良法矣蓋國家有文學有武學養之於未用之先也○有文選有武選用之於既養之後也○然則科之法既有文學矣烏可不用武舉乎宋朝制科有六而武事居其二又外置武舉以待方略武勇之士特蓋天聖七年也行之二十年而罷罷之十有五年而復是故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實元制也先試大義次試將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熙寧制也以此而取士則其得人當不居唐之于儀下而或者猶曰弓馬不過麄材策論亦為無用蘇老泉論謂不若方畧有

謀者之可用也武舉者嫻張馳射餘於卒伍稍有廉恥則爲肯爲富文忠公之論謂不若威果武畧之堪任將帥也是則然矣然亦嘗觀嘉祐諸臣之奏乎今朝廷所用稍有萃稱者皆由武舉而得豈得盡謂無益如富如蘇之論特不過謂來者猥多取者不擇而豪傑之士有不屑就焉耳如執此以議武舉君子謂之不知務我　明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黜陟有武選所以羅才者至矣然初用世蔭爲多至天順初大同叅將石亨奏　國家設法推武舉職誠

當矣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于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謀在心未曾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赴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効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為國爪牙矣

英宗善其言且　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

者具名奏　聞定奪若非奉明文憑取者不許擅離職役　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兵部尚書余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塲試箭二塲試論判語三塲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　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然時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　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有禍

及第票　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　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齊數年俟有成効延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焉

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上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葢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材于文取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進

之階級。內或陪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于方面之長。或列于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餼稟。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文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循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大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

衛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獘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識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踈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子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法曰將不能設無以懸卒昔世祖知求將之爲重觀

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以卒成再造之功宋

知求將之爲重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

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

感奮而興飲氣拔衛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

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

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見

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

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擬

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衘忌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

二道論二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侯後舉此制一定廢法式耶宜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内智勇之士莫不仗劔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 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儗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邊窩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暇拊髀而歎思借才異代也哉 嘉靖二十年兵科給事中任瀛請復武舉兵部覆議 勅以近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嚴設務求真才實有

將畧者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遂著爲令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言臣覩　朝廷近日以邊材爲急而諸臣所舉有不盡然者所舉大臣不曰胸藏萬兵則曰籌決千里所舉武臣不曰身輕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十劉基百徐達並生于一時其去言官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而所舉反有以箝其口遷延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　明部以開倖門有志

之士羞與爲伍　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古人愼重兵事立法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揣其人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誰不懷僥倖之心乎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　國家惜也　世宗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舉薦汎濫吏部　顚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

歷代訓練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戰謂之殃民周成王續文武丕業躬延侯甸四征弗庭薄海內外莫不歸往而猶以武備爲懷恐人既平旋弭豐邑分命六官大司馬實掌戎事歲中春號召諸侯來會岐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軍容豈徒爲乾豆賓客之奉而已于時頌聲交作講武類禡咸有其辭岐蒐號國大事至其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

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茇舍撰
車徒爲營衛其列陳如振旅之陳辨縣鄙家鄉野若
師之號名以便軍之夜事他皆如振旅遂以苗中秋
教治兵平列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他
皆如振旅遂以獮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
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一表爲三表又五
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
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乃陳君徒如戰之陳皆坐聽誓於是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鼓作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乃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而止三鼓摝鐸群吏弊其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乃鼓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戒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出和左右陳而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爲

屯百步有司巡之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中軍以鼙令鼓鼓作鼓行徒銜枚而進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焉故大閱教戰也蓋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豨銷伏其情戾奸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寓其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諸侯内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干戈之

事以射取禽獸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傑之氣使習知其術安之而不備也周室既衰蒐禮俱廢至於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獵而選車徒周道赫然中興其後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以定三軍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

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凡一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蒸如鄉之法晉文蒐被廬而作三軍穀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利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楚成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後戰于城濮果敗楚子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

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錄勳舍親任良物官使屈罷觴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師禮也吳王闔閭將齊人孫武以兵法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右視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

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
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
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
之罪也乃欲斬右左隊長吳王從臺上觀且斬愛姬
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
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既已受命為
將將在軍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
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

可試下觀之、雖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命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功焉、所制有乘之陣法、及兵法十二篇、魏武侯問于吳起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使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

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伍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又問于吳起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

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郤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

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凡兵戰之塲、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于狐疑、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

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知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蓋自齊桓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咸稱簡練、然詐力之教熾矣、故曰鬬閫習戰誠其

民於五湖劒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武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匠善斵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虎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為國預備也尉繚子曰凡兵制

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力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仕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自損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内者矛戟也將以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内自敗也

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損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亾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强。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武伏劒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

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齊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

烏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内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駬之駛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

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力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兵教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雖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

謁之免其罪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亾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裨將有不若法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鶩習戰以成其節為之賞罰又曰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大國以一其

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軍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並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經其全曲不麾

不動也此十二者發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其兵令篇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陣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

于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矣石未交長刃未接前躁者謂之虛後躁者謂之實不躁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振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

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生死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又曰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家官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三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藏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正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鬭則吏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

得是兵之三勝也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鬭也萬人之鬭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越制如干將士不用命者未之聞也漢興常以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

斬牲于郊東門名曰貙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士八月大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陣聚此州郡縣教試之法也初漢文帝習射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用其策以為軍之勝負定于內有事則河以應于外頗祖司馬法齊寄政之制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

罷角抵而未正於民振旅之事後漢光武見翟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雖京師肄兵如故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帝躬擐甲胄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陳于近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唐太宗帝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

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弧矢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當其時帝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于顯德殿庭喻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

以少安十是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絹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仗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士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以重社稷也太宗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表牟干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後天下承平漸久武事不修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祿山起范陽并河朔獵留鄭衝輦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肅代已降干戈日尋跋扈藩鎮之帥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呴濡育為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為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已擁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十

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各圖自固府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匱無以贍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日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多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

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存蓟李納反鄆武俊亂趙田悅擾魏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傑賊憚走由是觀之蓄養卒病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後周世宗之時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誅肅軍政初兵士多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于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

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彊近世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代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嘗令步騎數百挽强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威列乎逮隆祐選天下驍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獄臺之駕新池玉律之幸曾無虛歲三年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四年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

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董承昭督其役又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矣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拔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登臺親觀大悅以金帶賜翰獎之上曰晉

朝之將無如崔翰者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人而軍政隳紊也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攷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卽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是年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忘戰爾至道中閱武於便殿眞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道也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事朕以爲射騎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爲軍容亦師之耳目誠不可闕六

年、部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虎翼軍、置營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帥臣張繼勳言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閱之法、真宗曰、戰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禀乎師之命、若與京師同法、似非便也、及咸平二年、大閱東郊、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曰、訓習簡閱、蓋其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

武技三百以下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廂軍咸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習之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其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來中外諸軍皆用之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曙言本廂下軍止給役而未嘗習武技宜取材勇者訓肄升補禁軍上可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說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

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熙寧元年詔曰國家置兵以備戰守而主兵之官冗占者衆肆習弗時武誤軍事帥臣安撫監司其察所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聞樞院請陝西河東邊三班使臣及士任殿侍者以爲河北諸路指使教習騎軍武言河朔兵有教閱之名而無其實請頒教法於其軍久而弗能者罷爲廂軍奏可二年帝常謂執政並邊訓練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對曰京東所教兵已精强陛下推此法以責邊將尚

詔其兵親臨閱試訓練簡閱有不如詔者罰之而賞其能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則法行而將吏加勸士卒無不奮勵矣九月遣眾指使巡教諸軍殿前司四人馬步軍司各三人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遂班爲貧夫以優獎之五年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行校試射命中者第賜銀楪兵房當務名校以多少定殿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須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横列騎兵二隊亦

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射焉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卽退頒籍人馬之彊者隱於隊中選可用則別出爲奇兵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六年詔河北西路承平日久重於改作苟遂因循遂廢軍制以其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倚諸路分番教習餘軍並分主兵官訓練十月選涇原上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騎軍馳驟野戰帝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丁為

軍之資也蓋訓練精勇人得其用不惟勝敵亦以省財安石對曰陛下頻年選擇使臣專務訓練閱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皆奮觀其技藝之精一人爲數夫之敵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是時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士無不爭勸者七年詔教閱戰法主將度地之形隨宜施行二月詔令歲一遣使按視五路安撫使以下及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課其優劣以聞而誅賞之元豐元年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爲上中下

三等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中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諸營弓箭手亦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教習馬軍所藝成則展轉分教于其軍二年遣內侍石得一閱視京西第五所教馬軍已得一言其教習無狀詔本將陳宗等具析宗等引罪帝責曰朝廷比以四方驍悍爲可虞選置將出分總禁旅俾時訓肄以待非常至於部勒規模悉經朕慮前後告戒已極周詳使宗等稍與木石亦宜略知人意尸祿日久既頑且慵苟遂矜寬寔難

廝衆可並勒停是月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掌隸教習之事罷巡教使臣九月内出教法格并圖象須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鬬步用標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四年五月詔東南諸路體量將兵自降教閱新法之後軍士有所倍費以開蓋自圖立將兵以來軍人日新教閱舊資技藝以給私費者悉無暇爲故也神宗留兵武備既命立武學校七書以訓武舉之士又須兵法以肄軍旅微妙淵通取成膚

慮群臣莫望焉元祐間言者頗謂軍中誦習新法爲苦詔罷提舉教習軍馬所紹聖詔復依元豐條法宣和以後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于是令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招占又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空多行教習以計邊騎仍令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

高宗建炎元年始領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禦摧鋒破敵之藝三年上諭宰執欲親閱武宰臣奏祖宗時

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教欲習水戰上已遊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寓武上然之紹興三年員外郎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强兵以教故精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兄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冗占樁留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爲意務而教習爲虛文乞參酌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選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效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與諸路帥司措置行之三年上日大將

統軍尤當訓練軍士爲先使五兵利而無擾拙要在身率之也若娛女色縱耳目之欲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哉孝宗乾道二年幸候潮門外次幸白石閱兵三衙率將佐遊駕射生官兵就御輦下獻所獲是日有數將獨于運大刀上曰刀重幾何李舜舉奏刀皆重數斤有古卿等教閱精明又諭陳敏曰軍馬衣裝整肅如此特錫賚鞍馬金帶士卒推賞有差四年幸茅灘教閱舉黃旗遶三鼓變方陣五鼓舉白旗變圓陣次二鼓舉赤旗變銳陣又次舉青旗變直陣

畢事上大悅賞賚加倍兵分東西呈大刀火砲上閱李舜舉按閱比曩時如何舜舉奏今日之兵陛下親加訓練撫以深恩錫以重賞忠勇倍常淳熙閱立槍手及射鐵簾格上謂輔臣曰閱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曰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激勸告戒人人皆勝兵於是命格兵共一千八百四十餘寧宗時袁説友上言曰今日之所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尤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車徒器械是也春秋之時以數軍實爲

軍政之先務臣嘗得之於宿將謂軍中如弓弩手如鎗刀手皆有陞加等則此武藝之要而謂之軍實者也弩手之高强者則有四石與五石焉其用鐵搭者則加以三斗矣弓手之高强者則有二石伍斗焉鎗手之高强者則有五百六百權者焉刀手之高强者則有格鬬屢勝者焉力愈强則斗力權力愈高矣有此武藝則有此陞加與之增食錢給衣賜所增多寡視其藝之高下凡此者統帥等目試月比毎季屬之總領覈與審擇從實陞加陞加旣畢卽增請給然後

勇者思奮強者竭力平居無事程能校藝日溫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摧鋒陷陣斬將搴旗無不可者若不激勸於無事之日一旦緩急求其孰爲勇孰爲強何可恃也時袁燮爲都官郎輪對劄子曰臣聞古之制兵自陣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則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爲入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維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歿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

懲不敢遁蓋以後爲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敢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爲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强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夙具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

辦嚴之日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眞之招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爲精卒乎凡此六條粲然具舉豈不勝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可不亟圖之乎淳祐中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歲餘盡爲精兵十一年上諭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昔种世衡守青澗日教習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令諸路帥閫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開慶元年御後幄閱武舉進士射時陳

者卿上殿奏劄曰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固吾圉者而移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臣昨按兵浙東狙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爲困不以練兵爲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竄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耶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收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耶備之不度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失所謂路鈐之教閱者歲一及境而

已雖日覩其畧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要其法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虛名而已矣以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賞矣觸類而觀其他固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既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我必死者也夫既自以爲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耶古人之兵

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當嚴飭諸郡毋於補刺之際研覈推謹以痛掃羸弱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別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風河洛無不可者臧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正欲在軍訓練閒於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即行士悉將

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閫置帳前官專任營運不爲軍計實爲家謀絕無戰陣新功卒從帳前斤差大畧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覬賞格選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皆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羅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恭獎至於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孝宗時楊萬里上兵論曰夫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爲謹厚黠黠以爲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温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推埋剽奪以

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爲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鬭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爲兵則其爲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爲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爲兵其肯老死而動乎抑將猖狂潰冐以至于大亂也夫與其至于大亂孰若收之以爲吾用哉河則收之以爲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

用之于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如此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歛之者耶請復言散之之說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名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名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兵蓋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若

壯之相去至于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于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討之食者十其為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盡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空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亦有私之者矣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予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

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慮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投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肥豢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朝廷旣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時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守者出諸軍行視而

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有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存亾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伏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散兵之至計也夫與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

練兵之法也

國朝訓練

太祖吳元年春三月大閱維時張士誠據兩淮未下

太祖議征討遂揀將士更制編伍乃 命鎮撫居明領之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稱勇敢士賞銀有差因 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弓馬不善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令汝等練之今勇從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又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軍中募兵多冗

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　洪武元年
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徤兒有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千人者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

死力若此爾等亟效之懍無怠惰廢事又嘗　諭諸
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
豈可遽以為安而怠警戒爾等惟知享富貴取娛樂
於所統軍士懵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
朕昔下金華將得于廉訪司有給捕除老兵數人能
言元將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
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
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
市井民為兵至不能彎尺弓發寸矢斬首就戮妻子

爲侍國之亾者實此輩亾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旋祖南請北征無日不討軍旅而孤之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亾者衆
勅兵部自今計逃亾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奪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百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十二年
諭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即以丁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以戰何濟今

後至令補步卒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十七年上勑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比來紀律漸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恐行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狩有緩急國何賴至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焉

宣宗即位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治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宣宗曰養兵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

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正統時兵部尚書王驥督師征麓川克之以功封靖遠伯還守南京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鬪鼓聲則變而為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凡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竪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顧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煢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

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

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

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

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衛門闘與中爲遊擊出

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

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

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

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

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

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聞者莫不信服　世宗嘉靖十五年都御史兼提督團營王廷相疏云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巳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處做工役攢朮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經年欠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挽弓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又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

工爵之撥木窯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圖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常耕之夫無異又軍士替役之難祿吏胥需索重斯貧軍不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具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練又三大營挑選精壯以聽征姦猾之徒僱營操出征之苦賄該管人員僞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其貧者不能營幹常用操練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力也于是一詔改大興隆寺爲講武堂　隆慶三年大學士張居

正疏畧曰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且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令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二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

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代折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强之一機也于是八月大閱賞罰將士有差大槩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擬自選用就令訓練督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未有不敗者此向來之宿痼也練兵之法有五一日練膽二日練藝三日練陣四日練地五日練將今惟日期赴武場操演非也何爲練膽有

所畏有所恃也蓋軍士畏賊則不畏我平日武場中信賞必罰常如在陣時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犯厥其退走之心遏敵而忩之是之謂有所畏聯屬隊伍有法譬如敵擊吾左恃右必救敵擊吾右恃左必救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攻戰是之謂有所恃何謂練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鬬之牌鈀處之狼筅五兵相衛可以必勝鳥銃乃今日利器自非有衆能短兵接戰則亦有時而窮刀鎗籐牌最利禦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勤兵分習務

則精熟此試之日管操官分辨生熟開報主將閲此賞罰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槩勿取何謂練陣令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衆寡俱閗作一堆前者遇敵後不能應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縱横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秘訣而又習疊陣法番休迭上否則密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退非大班散回之謂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法則為敵所乘我兵見敵追來紛亂而不能整此

二者歷年之大槩也其他金鼓練耳旌旗練目坐作擊刺練手足之類乃常法也亦須慣習則進退有度可離而不可亂何謂練地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鋭有橫有直皆因地而異形若但於試場中操演而已則遇敵交戰之地安得廣平方正亦如武場者乎善將兵者過山即習登蹐之法過水即習游行之法過街衢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搜伏之法過田歷即習分行合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識認地之遠者責嚮導畫圖以擬務使水陸險要人人

不迷何訓練時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霜須令兵士平日會慣重任遠行之態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每哨日設一兵巡風百總輪督無容擅離隊伍在外散行飲酒生事違者軍法重治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於平時則臨陣饑寒勞苦皆能耐之矣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於軍士八陣圖六花陣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人之糟粕也臨敵制勝不在於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

也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臨敵時須以營陣中人逐隊調發交戰運用變化全在此心若依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泥古陣法而以之敵倫安在其能制勝也凡將官平日訓練軍士號令營藝須照臨陣一般其陣也即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件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適足虛套而臨陣之法令營藝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疎雖操千百年何用哉凡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與節制分合何

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縱遇强敵難勝吾亦豈至於敗哉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至敗衂不可以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勞中丞練習說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

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

衆而歸之於卒服習體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枝不足以盡周天之數砭干之藥不足以應底羸之求不達其用之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之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退之是所謂教之用

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一也剝腹洗腸扁鵲
之所任衆臂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
則恐不達諸變之奕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
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
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
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嘗變一
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
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令之所謂
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

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有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蒐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蒐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又蒐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

歸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邪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儒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剝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于 朝曰請逮治 朝以下之

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是教將校法邪故當曰將授一則兵一兵一則其練習之政亟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群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巳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捷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

器者數千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虔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子弟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虔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子弟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其藝也勇其也藝其也進巧其也疾拙將無不必具之也其之器大良其之器良其之器務良將無不必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

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馘刵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刵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則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

是皆所謂教兵教將牧之法也

吳淳玉策曰　國初錦衣一衛約十萬人號曰親兵擇才武梟徤之士充之居則錦袍綉帶以壯威儀出則駿馬利兵以司警察而令不及萬餘人矣貧者力不能補有補者輒爲衛帥所朘削復爲中官所隱占每上直則呼衆乞以塞責嗟嗟執金吾之官守陵夷至此乎五都督府古六師之遺也各有衛所各有勾捕散之各爲一軍足以彌亂合之則共爲一軍足以立事而令

歸之三大營彼國子承官不過簽名書黃若文吏焉已矣十二團營散落已甚近又改隸于督府一人然太平既久百姓厭苦勾補若湯火然逃者絕者又過半于是守土文吏一切以補伍爲綴事消軍使者反以除銷爲美政屯馬一差幾乎贅罷矣但軍籍徒養軍之實亦空矣屯不歸軍馬不編野矣但無軍卽存軍亦窮若寥落不可用矣毋軍月支米一石歲糜輓輸且四百萬然米率爛惡不可食又若官錢多取給于中

於是所謂軍卒非軍也不過市兒衆名目其籍以糜餉也舟操練則暫募數上下相詭又若設技舞之隊爲嬉戲之觀耳內軍既微則惟有邊軍之可恃然邊軍亦疲弱逃亡較之古昔三分之一耳世臣出守則擾蚩民以爲利勢不得不遣文臣以司節鉞而循資者多知兵者少無不雍容都雅以爲民望郎大夫以及偏裨强弁以詩賦取名以巽懦易御者爲能耳尤邊之師旅亦無一足恃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乎亦曰在

明王加之心焉而已矣唐之亂也河北無敢戰者有李太尉之嚴明而壁壘皆精采也宋之遷也嘉江以南無可守者有岳少保之强毅而黠虜避旌旗也誠得一名文名武之將而厚予之以權可欲者聽其欲則足食乃所以足兵不必凡庸顧自詭也可恭者聽其暴則奇才劍客可在軍中無取居法見以將人耳目也可賞罰者聽其賞罰則事權一而人用命無文法之擾也將無他屬則能見識無旁撓則事舉一人教戰

以數十人引而伸之至于不窮此因人任事與時變化之道也軍無氣以將之氣為氣士知畏將而不畏虜則氣之成也將無勢以三軍之心為勢三軍投石超距願得一當虜以取功名則勢之成也氣勢既成則根本自固而人主及大臣誠察乎消息之幾微操其輕重之柄用有未當則易將而不易法利大而害小則舍小以見其大設誠而致行之與俊傑謀之如此而兵患脆弱者未之有也

癸酉程策有曰。洪武爲五軍。永樂爲三營。于忠肅爲十團營。嚴嵩爲仇鸞地始設戎政府。一之。趙文肅謂設分府分營之意。甚或追榆木之變。以軍未及歸衛爲三暘告。然軍不練。即更營制亡益也。今之弊在認操作練耳。夫操兒戲也。練則必遴教練律材胆技藝。選師分演。猶徵貿發然必授蝸而大要以練兵書爲主。重器練手。距甲練身。囊沙練足。鴛鴦三才練陣。畫斥花刀花鎗之套。其賞罰或教場行。臨陣事或議咲

陳刀斧威其論功重全勝輕零斬即臘勦不得冐世襲膺級者斬而佐威信必行者在同甘苦雖下卒器食親經較驗夜無終癈之席書無不吐之哺情義孚恩威洽真如臂指可謂得練三昧矣